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五三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興縣西山

通知

根據最近得到的報告，有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由地主家裏清算出的書籍、字畫、圖帖、古書等，遭受到毀壞，或當廢紙使用、或賤賣，須知，這些書畫是有關我國文化財產，同時是邊區人民的公共財產，損失了是無可補償的。今後，各級政府各級黨委，部隊中各級首長，以及各工作組區負責同志，對於一切書籍及古物，如已分散，和群衆商量盡可能設法收集保存，還沒有分散者，除須有專人妥當保管，或就地保存，或在必要時方便時集中在一定適當地方保管（如晉綏圖書館）去，絕對不要任意毀壞或出賣，只要廟古蹟亦必須注意保存。我們注意，同時向群衆宣傳解釋清楚，群衆是容易了解，而且也願意交給適當地方集中保存和保護的，望我全黨全軍切實注意，並向群衆做解釋工作。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宣傳部
七月廿六日

保德整財小組在劉家畔
實驗整理村財政
發現村上財政手續不清，挪用現象嚴重，
但因未發動群衆，整理尚不澈底。

（保德訊）此間縣府接獲行署整財借宗後，即組織起整財小組，選定劉家畔實驗村，先行整理。因該村所欠稅草不多，故先擔重整理村財政，經二十天的時間，發現村公所財政工作極端混亂，手續馬虎，無一定的制度，原因是幹部對財政工作不關心，村長只偶爾問一問，而村書記更一貫不負責任，如現任書記武有生（中南）自四五年接任到現在還沒清算手續，三年多沒清過一次賬，甚至連前年移交下的外欠賬，直到現在才打開包袱算了一下。由於這種混亂，貪污和挪借現象很嚴重，如四一年給縣府收下的學田三百六十六斤小米，未正式向上報，如這次不追究，將會被自公所私報了。暖泉學租差下一百四十一斤，新舊書記都互相推托，找不出個結果。很舊賬支以少報多，如歷年來實際耗損公糧三百四十二斤半，但給區上報了五百三十九斤，會議米也長報了一百○一斤，經初步檢查，長報糧食三百五十三斤。對付公所欠下的一百八十斤款，也說不出個原因，最後推托說是夜食上浪費了。其次挪借現象，尤爲驚人，先後挪借達二千五百斤以上，單村公所就借了九百九十一斤，村長劉中興借給合作社四百斤作活動資本，主任也借出三百七十八斤，還借給秋竹樓（富農）一百九十八斤和自己用了一百四十三斤，至今都未清還，其他三二十斤的任意借給幹部、群衆者極多，把借公款作爲私人的交情，想借給誰，就借給誰。總結算結果，全行政村尚欠應交糧四千七百九十八斤，經群衆討論後，已收起七百○五斤，限期交付的有一千七百多斤，收不起的有六百多斤，其餘都是村公所未報銷的部份。這次整理由於力量單薄，開始時缺乏經驗，沒有充分發動群衆來進行整理，因此還不能作到澈底的清理。現對已發現的問題，已決定了處理辦法：挪借的由借給人負責於十天內交清，收不起由本人賠，相差數由經手人補齊，長報數一律不准核銷，並正從戶對材料，並檢進行研究，以取得經驗，準備將來全面的整理。（韓守亮）

代縣稅務局整頓內部
清除異己份子高獻珍等
高某等混入破壞卡稅收包庇奸商地主

（新華社雁門四日電）代縣稅務局於整頓內部中，清除了混入該局之地主高獻珍、副局長昌盤。該局去年十一月在東關村成立稅卡時，卡長張守成爲掩護奸商隱子住，到處尋找地主高獻珍家裏，高大爲歡迎，張守成階級觀點模糊，閻頭料他稍犯錯誤，並常在縣幹部面前說他「開明」、「有辦法」。後又介紹擔任「不脫離生產」的開票員。稅局的負責幹部竟馬馬虎虎批准了，高某取得合法地位後，便專門包庇奸商，破壞稅收，四、五月份出入口稅應徵一千二百餘萬，在其破壞下，僅收到一半。繁峙某商運出小米三千斤，高某受賄百四十斤，即按一千三百斤打稅，並頻稅卡名義，掩護逃避清算的地主，曾先把繁峙沙河鎮大地主王倘令在他家藏匿七、八天，再掩往敵區。又替繁峙另一地主存放衣物兩箱。今

偏關新莊窩地主張顯
妄圖破壞兩村群衆關係
陰謀暴露後被群衆鬥倒

（偏關訊）一區新莊窩大地主張顯之子張顯，因仇恨群衆鬥爭他家叛食，陰謀破壞本村和斗咀村群衆關係，陰謀被揭露後，群衆起來將其鬥倒。今夏該村群衆向張某清算貪污叛食不久，斗咀村僱農郝二禿的女人和中農郝玉柱，在該地主前三年住過的窯洞（屬該張某在斗咀村住）地底下尋出一千四百元白洋，張某得悉後，就乘機造謠說：「斗咀群衆把我的兩窯白洋掏走了一窯（二千四百元），還把一塊盆子大的銀子和兩個金牙也掏走了。」接着煽動群衆說：「斗咀群衆把你的白洋銀子掏去了，咱們村上人應去分上些，不能單叫了他們！」當時該村群衆未識破其陰謀詭計，就集合起十四個群衆，地主也指隨去斗咀村作「證明」，要向斗咀村群衆分銀洋，這時幸好行政村幹部在該村工作，當即向新莊窩群衆證明郝玉柱只刨出二百一十四元白洋，而白洋也已交給政府，準備統一分配，兩村群衆方知道上了地主的當了，同時幹部又召集兩村群衆在一起，解釋了誤會，接着即聯合起來向地主鬥爭，地主張某承認了這一個陰謀，當時群衆即追問他的兩窯銀子，他還企圖狡賴，最後在群衆壓力下，始願限期將白洋交出來。（劉維環）

綏遠傅佔區「傅禍」天災下
廣灝良田變成荒漠
人民奮起搶糧自救

（新華社綏蒙四日電）綏遠傅佔區在「傅禍」、水災、虫災、冰雹災雙重壓下，廣闊良田變成荒漠，人民陷於飢餓，乃群起搶糧自救。據北平、張家口等地國民黨報紙透露：播種秋禾較好之綏中、綏西及伊克昭盟，不是遭虫災，便是遭水災，七月六日晚，托縣境內大黑河因山洪爆發，決口三百多丈，將該縣成長秋禾的廣大田野淹沒，莊禾最好的包頭也遭水災、虫災及冰雹災。傅賊不僅不作緩和，綏中及後套大肆抓丁，連老丁也被抓走，造成廣大地區無人生產，更談不到修堤築壩，於是從未決口的大小渠，今年均已決口成災，黃河縣大小渠決口淹沒田禾數以數計。傅賊對數數傳播之饑民，不但未予一毫救濟，反而加緊勒索軍糧及苛捐雜稅，著名產糧區之臨河、五原，傅賊徵收「田賦」即把農民每年收後十分之七、八搜括去，各項苛雜還不在內，五原一禺姓農民全年收入七石六斗食糧被迫交糧，和苛雜即達六石多，加上無止境的抽丁，總使千里沃野變爲荒漠。「傅禍」天災夾擊下，人民乃奮起自救，五月中，傅匪在吳家店、黃楊木及五旗附近的三座糧倉，均被近千饑民搶入，不顧軍警勸阻，把食糧擔走，群衆並高呼：「我們不能餓住肚帶等死！」「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等口號。六月中旬，近黃拉齊車站也發生搶糧事件，聲勢尚大，警察不敢制止。（綏蒙）

被地主拉垮的張長春
已被工作團開除
並交回原機關處理

（本報訊）保德邊區工作團東莊灣小組張長春，喪失立場，與僞家地主的女兒勾搭一事，已誌七月十二日本報。事後，張長春被調回工作團團部，並於七月十二日召開全體工作人員會議，決定處置辦法：會上，張長春進行反省後，並由東莊灣小組黃鬨一同志補充材料，於大家嚴格批評後，決定開除工作團團籍，並將張長春本人，及群衆與工作團對其處理意見，一併送回原機關處理。大家並建議各機關派往工作團的幹部，應很好進行審查。（戈）

洪趙地方武裝 太岳洪洞民兵 於兩月中
殲敵二百解放村莊百餘

（新華社洪趙三十一日電）我洪趙地方武裝及太岳洪洞民兵，六、七兩月中，對保衛麥收、破壞修築水利，痛擊盤踞於杜戍（臨汾西北四十餘里）之洪趙閻軍殘部與臨汾蔣軍，連戰皆捷，殲敵二百六十餘名。七月十日，我九分區地方武裝某部在李家坡阻擊搶糧敵，痛殲敵首。三日，敵「洪趙保警隊」糾合臨汾保安十五團及蔣軍一營分三路進犯五區長命等地時，我九分區地武及洪趙大隊，在中途伏擊，敵左右兩路又遭我民兵痛擊，敵「十二行政區」專員侯屏翰冒充士兵潛逃，洪洞流亡縣長吳非才更狼狽落荒，掉於洪洞泥潭，三日後才逃返杜戍。十八日出發五區竊節村搶糧抓丁之敵「洪趙保警隊」三百餘，正在吃飯，突爲我洪趙大隊包圍於竊節村之廟中，敵措手不及，潰逃至杜戍村邊，斃敵八名俘六名，又遭我民兵猛烈追擊。十九、二十一兩日，殘敵去四區辛村南北段村搶劫中，河西太岳民兵三十餘，出敵不意，突然出現，敵狼奔豕突，被殲十餘。在此不斷打擊下，敵「洪洞保警隊」主力一、二營及「洪趙保警隊」一連已星散瓦解。曾被敵人突擊的洪趙百餘村莊已重獲解放。敵人壓縮到杜戍周圍十餘村內，入夜即縮回臨汾城附近駐宿，數日內不敢出擾。二十七日七時，敵「洪趙保安隊」在臨汾蔣軍一營配合下，共千餘人，附迫擊砲一門，分兩路向四區上舍、隨家莊出擾搶糧，我洪山大隊配四、五區民兵，在衆寡懸殊情況下，先擊退敵「保警隊」，又向攻擊僞蔣軍，激戰二小時，斃傷蔣僞軍二十餘名，敵不支而逃。六、七兩月內，前後戰鬥十餘次，斃傷敵「洪趙保警隊」聯大隊長、僞公安局巡官、僞縣府科長以下一百九十餘名，生俘七十二人，繳步槍三十餘支，機槍四挺。戰鬥中，群衆、民兵、地方武裝密切配合，汾河西岸太岳、友鄰解放區之聯防作戰，發揮了很大殲敵作用。

汾陽八區夏收中
民兵積極護糧搶收

（新華社呂梁三日電）汾陽八區民兵從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一個月的保衛夏收中，強化戰鬥，幫助搶收。七月八日爲掩護民兵在村東南擺馬道，阻擊敵保安團二百餘人搶糧，殺敵四名；另一路敵人從莊子村北犯，又遭該村與垣頭民兵夾擊，傷敵三名，南偏城民兵，在掩護群衆搶收中，趁群衆吃飯休息時，自動幫助收割。他們在邊緣區住在老鄉家裏，便自動幫助挑水、掃院、打場。溫頭民兵駐院內，有一家貧苦農民，一家地主，全班人自動幫助貧苦農民，第二天地主想討便宜，叫他們去幫忙，班長張覺連（翻身農民）堅決拒絕。在班務檢討會上，他教育民兵說：「咱們應當幫助，他們地主叫他自己勞動去吧！」村戍兵們的房子，被敵人燒了，但他們決和敵人作戰，打死八、九個敵人。同時他們又組織收割隊，十一個人半個月爲群衆搶割了九百多畝，十四石，每人分了一石二斗多。（吳、洪堆）

離石下三交

民兵參戰隊無理毆打群眾事

已按群眾意見合理解決

被扣群眾全部釋放，領導上賠情道歉，有關幹部承認錯誤並受到處分。

（本報訊）離石六區下三交民兵參戰隊，將群眾所開事與群眾發生衝突，無理毆打群眾，激起群眾公憤各節，已誌七月十一日本報，茲將此事解決經過補充報導如下：

縣府派閻光洗同志前往處理，沒有去群眾中從各方面了解真實情況，錯信該參戰隊隊長郭喜應等一面之詞，即把找群眾金子要路條說成是真的怕壞人混過，錯誤地抱着除奸觀點來處理這一問題，原被扣捕群眾既未完全釋放，另外又把該隊說出來的號召主謀人也扣起來，這樣，問題既未按群眾意見解決，參戰隊幹部還不滿意。閻回縣後，邊區工作團當派李岳林等三同志及離石縣民政科閻科長、分區司令部陳科長第二次前往解決，六月十三日先到了區公所，初步了解了情況，發現群眾對被扣在區公所的人特別關心，每天派人來區探望，集錢給買餅子，自動給他們送飯。同時，群眾對民兵、幹部和區村政府很不滿。而幹部、民兵則認為群眾是在壞人領導下要暴動，要取政權，對自己本身嚴重的脫離群眾行為不作檢討，反怨上級不給他們「出氣」。對扣起的人不願叫放，想進一步懲辦。李岳林等同志堅持站在群眾方面的原則，當即無條件釋放被扣的四人並賠情道歉，叫他們回村後告給老百姓：老百姓沒有錯，主要是幹部民兵故意找岔子，縣上派人來處理此問題，完全聽從老百姓的意見，老百姓可以管政府，更可以管民兵、幹部。

以貧僱農意見做根據　由全村群眾民主討論

第二天，分區陳科長等二人去整理民兵，李岳林等六人到了下三交，到村後沒有直接找幹部，直接住到群眾家裏，深入發動群眾，民主討論處理辦法，同時，工作組同志為了能真正根據大多數貧苦群眾的意見來處理，又有計劃的了解發現基本群眾。通過二十來個貧僱農以他們作骨幹，以他們的意見做根據，再拿到全村群眾的小組會上討論，並於六月二十一日，召開全主村群眾大會（到二百餘人），由各村群眾選出代表與縣區幹部共同主持。群眾首先提出撤換與前次事件有關的行政村農會秘書高吉奎的職（按高曾騙取群眾鬥爭果實，此次新開犧牲，事情發生他家也出過錢，但在區村幹部前則表示反對新開，他也不答群眾說話。）還有其他幾個村幹部如民兵中隊長賀汝生，都向群眾承認了錯誤外，參戰隊指導員蘇全及幫助訓練民兵的張之仁當天也由縣趕來，與此事件有關的婦女幹部榮志生、李元香等也都在大會上向群眾承認了錯誤。縣府閻科長、陳區長在大會上檢討了扣人的責任，向群眾道了歉。最後由李岳林同志答覆了群眾的要求：即撤高吉奎的職，處辦郭喜應、蘇全、張之仁（群眾意見叫上級處辦）。最後也指出胡興祿（係富農，從×團踏小差回村的）韓新開抬雖王，當人報復（恢復減租與歸隊事），故意擴大是非。二千子鳳閻鬼胡立功、主迷則（破鞋）在打架時也故意擴大是非，假所謂胡鬧。會後，群眾反映：原來以為出下亂子了，不知公家怎麼斷老百姓錯！不料今天有這樣多的人上台檢討錯誤，在舊政權沒理的也當成有理的，像今天這樣死也辦不到。同時在處理打架問題中，還幫助群眾向地主董存有等調劑出十餘石籽種，解決了搶種中口糧籽種的困難。

隊長郭喜應等回縣後　召開幹部會決定處分

至交由縣上斷理於幾個幹部回縣後，已召開幹部會處理：蘇全（富農成份），一貫腐化，帶槍投過敵（後以暗中與我武工隊做事，被敵發覺後跑出來），打敵群眾，企圖強姦婦女，並且以刺刀刺人（民兵有反映），貪污吃二毛，大煙，賭博，決定開除。富據張之仁流氓性大，送司法機關處理，其打罵之群眾，六區區眾說張之仁除打罵群眾外，就沒有他的工作，決定開除其黨籍，並撤職，令回家生產。郭喜應是參戰隊負責人，又是區大隊長，他主謀向群眾找金子，打罵及用槍威脅群眾，群眾並說他家原係貧農，革命幾年發了，可能是貪污竊取果實而來的，也決定撤其現任職務，惟念其出身貧苦，以往打擊群眾事也不多，黨內給以留黨察看處分，另分配其次要工作，使其在工作中改正錯誤。對婦女幹部榮志生給以警告，李元香給以批評。「按群眾意見要撤換一些幹部（區以上）回縣處理，但這沒有徹底交由群眾處理，未大膽堅決地滿足群眾意願，這仍是「不敢依靠群眾鬥爭」「不相信群眾」（怕壞人鑽空子）的表現。」

千餘群眾清算奸霸劉茂

寧武城關和孟家窰等九村

（寧武訊）城關和孟家窰、三張莊等九個自然村，共一千二百餘群眾，再次聯合向奸霸地主，外號人稱「七土匪」的劉茂鬥爭。在鬥爭大會上，群眾紛紛控訴，提出劉逆殺人命，剝削、詐騙的案件，共達八十九件，堅決要向他索還血債。劉逆在群眾的威力下，拿出元寶八個來賠償，群眾說：「吃了多少賠多少，吃了甚賠甚。」這樣，又追出他剝削、詐騙財物：元寶九十八個、白洋六十元，其他財物一部。群眾因正值農忙時節，要全力搶種搶鋤，不能再多耽誤時間，現已將劉逆暫交政府扣押，秋後農閒時，將繼續徹底處理。

按劉逆原擁有地一千五百垧左右，孟家窰、三張莊等十餘個村大部份地，都是他的，如羊莊子林，有地四百垧，他就佔了二百八十垧，他因此強把該村叫做「劉家莊子」。這些地都是從他爺爺（武舉，做過響馬，搶劫錢財，叠利、吞産、霸佔，無所不為）手上開始，逐漸巧取豪奪來的，每年收租籽五百多石。劉家為了累積財富，加重對農民的剝削，家中特別製「三種斗，稱「大、二、三紅斗」，出九回十一。從他爺爺時起，不知有好多貧苦農民被租息押逼而家破人亡，以人所共知的兩件事實為例：江莊子村農民趙冷成，二十一年欠下劉家二斗租，殺了豬給了一半還不夠，他的趙父吊死了，母親也改嫁了；另外，羊莊子佃戶閻二虎，四三年欠下劉家四石三斗租，正當六月青黃不接之際，劉逆突然來追逼，沒法找親戚借了三斗扁豆半路搶到城內他家裏去，劉逆於假後卻又派人把閻二虎的莜麥三垧全割去了，閻二虎父親因此在第二年活活的餓死了。

劉逆本人吸大煙、料面，一生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據群眾計算他一共霸佔婦女達二十五個之多，先後娶了四個老婆（現在家裏還留下兩個）。日寇侵佔寧武後，劉逆就參加「和平團」，四一年任「和平團」經理，自此更加橫行霸道，四〇——四一年兩年間，他給敵人搞「農業試驗場」，將四關水地三十六畝及強佔群眾水地四十五畝霸佔，種植大煙，強派民伕給他作務，一次因捉不到民伕，晚上便帶「和平團」武裝將南關包圍，捉走青年壯丁三十六個，一部供他奴使，一部則交日本人送到中條山支差三個月，其中難換來給還被打死。這樣，弄得南關二十多戶以種菜為生的群眾，失掉了生活依靠，有的只好當了乞丐。四四年江莊子農民趙八斤被逼迫得無法繼續生産，向劉逆提出退還租地，劉逆便施以報復，強迫趙的哥哥當「和平團」，不服從，便被誣為「嫌疑份子」，為「憲兵隊」殺了。此外，劉逆還把孟家窰蘇二仙仙家房院拆了，牲口趕光，逼得他丈夫跳井自殺。

劉逆的罪惡簡直數不勝數。去年七月一日寧武解放後，他害怕群眾清算，即潛逃三區三張莊及四區叠台寺、西溝等村，只留下大小老婆看守老巢。當時群眾曾清算過他家一次，因劉逆本人未被捉住，沒有清算徹底，只給他三張莊、江莊子、羊莊子等村土地鬥出了一千餘垧，直到最近群眾才擒住了這個「七土匪」，重新發起清算。（張玉柱）

興縣碧村

白家地主竊據村政欺壓群眾

經群眾揭發已予扣捕

群眾要求將白佩璋撤職並開除其共產黨籍

（興縣訊）二區碧村群眾，控訴地主白佩璋父子三家，竊據村政，欺壓群眾，稱霸橫行，一多要求將白佩璋撤職，開除他共產黨員黨籍。工作團接受群眾要求，於七月十九日，將白家父子扣押，交群眾處理。按白家係明朝以來的三發大地主，祖父白浩寮即為沿河三大惡霸之一。抗戰後，白佩璋於三九年混入犧盟會（白家化裝為「中農」「貧農」），先後充任村長、支書、村代表等職，現任行政村農會常委，以「幹部」面貌依舊保持白家的封建統治和對群眾的剝削。四〇年，他貪污五十三雙軍鞋，四二年他貪污行署撥給的十一石公糧。歷年減租減息，他家一粒租一文息沒減。今春調劑水地，並給他本家白平堂水地、白佩璋和破產地主白完中調劑一畝水地（後經區上糾正）。歷年來，白家地主公糧負擔極輕，而且拖延不交，有前年欠下公糧一直拖到現在的。白家地主曾得意地說：「階級產量」，「面一不住我」！相反的，他們卻濫用合法地位，將公糧大部壓在貧苦群眾頭上，如僱農由根仲老漢四一年被迫出了六斗公糧，貧農白仁寬被迫出了一石。白家地主得從來不服抗勤。去年，白花蔭問了一句「不抬担架嗎」，白佩璋說：「你抬了一架子轎，練出來的腿，應該抬担架」，白平堂抬不了一架子賬，抬不了！白佩璋拉出他當中白担任副主任兼代表、紡織合作社經理和縣團副長！使白家地主得利用合作社進行剝削群眾。合作社的賬目三年未算一次，給群眾軋棉花，全由他們操縱，別處軋一百斤花只一斗半小米，他們非要二斗半不軋；給群眾織布，本來不說錢，他們硬說要每斤錢子說一兩，一輪布（六十斤錢）就淨賺一匹布。劉圍調劑群眾的三垧水坪地，群眾給種下後，他們完全吃了。今春調劑土地，他們聽說工作團要到該村，事前就向群眾說：「碧村地少人多，沒甚地主，土地改革差不多了！」這次經群眾控告後，白家父子始被扣捕。（哲）

保德四區幹部

發動群眾種蔓菁

白家溝合作社幫助群眾蕎麥籽

（保德訊）四區遇家川等四行政村於七月廿七日晚落雨四寸（其他村落雨二寸）。當晚四區幹部即停止一切工作，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盡一切力量，爭取不荒和少荒熟地，發動群眾大量種蔓菁，可先種已耕過和閒種的地，然後再集中力量來消滅荒地。在搶種期內，決定發放三分之一的義倉和已調劑下的糧食，以解決貧僱農的生產困難，調劑畜力、籽種，實行互助，租調劑、幫助。會後區幹部即分頭赴各村進行動員。（張正學）

（又訊）四區白家溝合作社幫助群眾解決蕎麥籽。該村在搶種時期，群眾缺乏蕎麥籽，合作社知道這消息後，即派出二個騾馬去岢嵐換回三石一斗蕎麥籽，讓群眾用糧議換，全村二十一戶貧苦抗屬和群眾，通過五斗借，亦解決了一斗六升籽子，剩餘稍村解決其他各村群眾的需要。現準備大量搶種蕎麥。（白致雄）

離石二區村長會議決定

劃荊川地菜籽給山地

（離石訊）二區於七月二十日召開村長會，討論抽調秋菜時，研究大部村貧苦農民沒有菜籽，決定將荊川下墕村、焉上、沙山、楊家坪等村地主富農現存的菜籽調劑出二大石，無代價分配給貧苦農民。當夜各村隨即，決定分劑給山地藍花壩等八村。晚上發村等四村長即送往回去收起，第二天早晨即送到區上，午飯後，各村長自動借下扁擔、布包扭回去，解決貧苦群眾種菜困難。（通訊小組）

岢嵐大榆溝行政村

發動群眾大量扣伏荒

並幫助解決牛力口糧等困難

（岢嵐訊）大榆溝行政村所屬八個自然村，現共有荒地九百五十垧，其中除六百五十垧是去年輪息下的以外，有三百垧是土地改革中，因爭貧不好貧時未分出的，對幹部分地，貧僱農、群眾均不敢扣，怕扣後將來地權變更，他們白白的受損失。經區上了解後，除他們顧慮，發動大量調代地，特向他們說明即使將來有變更，但凡是貧僱開過的荒地，給一半應由他們種，同時並按人口院情況，把這三百垧地區上分給六十戶貧僱農。此外，更負責幫助解決牛力、工具及口糧等困難，解決辦法：牛和係依通過群眾大會，向地主、富農調劑到二十六頭、大牛一八條，口糧問題，則決定從清理舊欠公糧中來解決。（裘丰華）

（又訊）三區田家溝自然村地主荒下大批土地，而貧農多，例如地主有牛，貧僱農卻很少有牛，來耕種。該村有四家地主和富農有牛四條，而十七家貧苦農民只有二十垧地佔全村荒地的三分之一，與他們比較，二十一戶貧苦農民，大多沒有牛的，一條牛也沒有，四家地主和富農卻抽出了三十六垧地，另外給他們分給牛，抽出一條牛來，四條牛給貧苦農民，此外，使川共同地方自中，經約定抽調，並合組變工，劃給外，貧農除抓緊時間，劃出五戶組成開荒，已開始勞動。（管伏荒）

新近就俘蔣高級將領 就政治原因供認蔣軍必敗

自承蔣軍現已成北伐時期之北洋軍閥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二日電）記者訪問了新近俘虜的蔣軍中將五十五師的副師長理明亞及七十師正副師長陳頤鼎、羅哲東，從他們的談吐中，發現了一種顯著的變化。過去蔣軍高級俘虜總是把他們失敗歸之於偶然的軍事過失，在軍人不問政治的託詞下，拒絕了解那根本的政治原因。但是現在不同了，理明亞說：「我們現在是毫無士氣，不僅下級軍官，最嚴重的是我們軍些將領，守城的只就沒有信心，均援的拖一天算一天。」理明亞從南京受訓回來，他說最近蔣介石主辦上校以上的軍官訓練，企圖訓練的問題，除了檢討戰術之外，主要就是士氣問題。理說：「那有什麼辦法？統帥部絕對不承認戰略有錯誤，反而責備將領們不注意戰術，不關心自己的生命榮譽，以致大批將領當了俘虜。對於士氣，蔣只提出共榮共辱四個字，說我們人已經老了，沒有什麼關係，你們要好好幹，最後失敗了，都是共產黨革命的對象，還能辦決什麼問題了」耶並說：「現在大家都想活動到國防部做事，幾乎成了風氣，大家說：我們這些老人不行了，還是提拔青年幹部們來吧。有人一肚皮怨氣，甚至嚷恐不垮台，垮了台倒好，你們大家都一樣」。大笑了一陣之後，他說：「這回我受訓了一趟，一共花了四十多天，其實無論如何，一個月是足足夠了，可是大多數人躲來躲去，兩三個月不歸隊，所以我們這師長（羅林）對我說：『明亞，你這算著賞』」。理認為士氣低落的原因是：「那邊政治太腐敗了，完全脫離了羣衆，軍隊後面跟着的是八個大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能不忙着流血汗，後面忙着刮地皮，這樣怎麼會有士氣？」對這問題，七十師的兩個師長似乎更深刻些，羅哲東滿臉帶着沉思的神情，直截了當的說：「我們那邊的問題是沒有政治資本，你看北伐的時候，我們有明天的遠景，今天打軍閥，明天革命成功，中間只隔一個短短的黎明時間。抗戰的時候，也是很樣。現在呢？今天為了什麼，明天是個什麼樣子，眼前一片漆黑，那裏有勇氣流血犧牲，怎麼能不打敗仗？」陳頤鼎說：「我們現在就不敢同部隊講話，能講什麼問題呢？」陳是黃埔三期的畢業生，羅是四期，最近都到南京受了訓，他們一再的提到北伐，一再的談到那時的民衆的擁護與北伐軍士氣的昂揚，和軍民親切的軍民關係，羅說：「現在是你們成了當時的北伐軍，我們成了當時的北洋軍閥」，最後羅說：「我們要想打敗你們，是絕對不可能的了，現在只有希望你們的勝利快點。」

我鄆城民兵 查獲破壞黃堤蔣特

（新華社冀魯豫三日電）蔣賊指使大批特務破壞我黃堤險工陰謀，又被我鄆城民兵查獲一起。七月二十日，在大險工江蘇壩（新誤為紅蘇壩）底，發現被割斷麻繩十餘根，當地民兵即於該險工附近進行清查，在這莊村這金山壩中段南家，清出麻繩數根，當將二犯逮交縣府審訊，該二犯供認彼等受蔣特指使，在江蘇壩偷割[illegible]三次，並謂彼等過去均在江蘇壩作工，對該險工情形極為熟悉，割斷壩底之麻繩，不容易看出，待大汛一到，即可決堤。蔣賊此一滅絕人性之毒謀，已激起沿河人民切齒憤恨。

蔣軍劉汝明部 破壞江蘇堤險工經過

（新華社冀魯豫三日電）記者探息蔣軍劉汝明部破壞關係黃河南岸千百萬人民生命之江蘇壩（在鄄城臨濮）險工經過如次：在蔣軍進攻前，蔣特以大汛已屆，即在江蘇壩偷割壩底之壩繩一千餘斤、鐵絲一百六十斤，盜去木椿三百多根，一時該壩岌岌可危。鄄城民主政府當即緊急動員一千五百工人，星夜搶修，轉危為安。蔣賊乃又自鄭州調來胡宗南部的一旅，歸劉汝明指揮，公開宣佈佔領該壩，打開黃堤，於上月廿五日與大軍合圍江蘇壩。人民地方武裝聞訊，英勇抑擊，在壩正南十里之楊拐，將其殲滅一個營部，擊斃廿餘，俘四十餘，繳獲馬四十五匹。廿九日上午，蔣一旅又配合六八師二個團，再次進攻，當被侵佔與江蘇壩相隔里許之北大堤。鄄城五、六區民兵配合部隊堅持陣地，與敵頑抗，修壩工人則在敵人砲火下，機槍英勇搶修，七區劉莊劉全義一次搬十四個械搶，十四歲的兒童劉小三每次搬移六個，他說：「死在壩上是光榮的，要不，決了口，也得淹死」。迨十三時，蔣記重轟炸機四架來壩上投彈掃射，配合蔣軍猛攻，該壩遂被侵佔。蔣軍當即將險工三處橫木破壞，並擬堤部餘，幸我守堤部隊以珍惜危急，在與江蘇壩共存亡的口號下，拼死反擊，始速將該堤奪回，並協助羣衆修復。

短論 蔣賊漢奸相

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其賣國媚美的統治，是多麼有損於我們民族的尊嚴啊！為了向洋爸爸討好，是快教自己的命，最近又一連串地斷送了中國許多主權——準備亡台灣、成都、西安、迪化等用賣給美帝作為軍事基地，以換取十五萬萬元的貸款；公開表示出賣工業主權，甚至效法希臘反動派，甘願將中國的一切受美帝的完全控制。而且他們內部為了向主子爭寵邀幸，門演出了一齣狗打架的醜劇。可恥的奴才漢奸相，真是發揮了個淋漓盡致。

不僅如此，蔣介石為了向其美國太上皇獻媚，已經不顧擴大人民的堅決反對，不顧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開放對日貿易，甘心當奴才的奴才了。本來，在美國帝國主義的若干嘍囉中，蔣賊是低於日本反動派的，這可以證明美帝的行動：例如擅自允許日本進入我國沿海捕魚，擅自允許日輪開入我黃浦江，通過蔣賊以工業原料、煤等由中國運日，日警以殺我東京僑胞，反釋放日警而判處我僑胞徒刑，以及最近允許恢復日本對外貿易等等，在再都表示美國反動派對其中日走狗，並更偏愛日本反動派的。美帝是正在扶植日本反動派作爲其在遠東擴張侵略的爪犬。日本反動派是我們民族的敵人，他們的再起，勢必導引至再度侵略我國，對於這種危害我國安全之舉，蔣賊竟然由於爲了討好洋爸爸，而加一步甘爲美帝效勞，置民族利益於不顧，這是我們所戰勝日寇痛苦鬥八年的中國人民所絕對不允許的！

要制止賣國，實現中國的獨立，就必須結束蔣介石的賣國統治，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又必須發展我們的愛國自衛戰，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一切蔣介石的侵犯軍。讓我們爲了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的實現，更勇猛地戰鬥吧！

蔣賊向洋爸爸討好 大規模出賣工業主權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當魏德邁到上海時，美國商人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的商業壟斷政策，特表示不滿，並謂賣美國過去援蔣方法之後，要求蔣政府立即「澄清」對「外國資本的工業」的政策，迫得蔣介石連忙採取行動，以新的大規模的出賣中國工業主權，討好其美國主子。據美聯社南京三十日消息：蔣政府以書面聲明「不歧視在華美商的政策」，宣佈「極願（！）」美商投資於中國政府（指蔣政府）與私人的工業」，其中說「美國商人可以投資於中國工業的一切部門中，如像製造、發電機、飛機、機械工具與汽船等部門」，並宣稱將在外滙方面給商人把利潤匯回本國的方便。此項辦法，給在華美工業建設和資源開放給美國人，任令其資本和技術之控制，這是蔣介石為獲得美國援助所採取的嚴重賣國步驟之一。

主子與奴才

——蔣管區拾零——

魏德邁一日飛北平，開始其「調查」之行。據民黨內戰戰學之行，美大使館公佈稱：魏氏將在平停留三日，即轉赴瀋陽、天津、青島等地，將「訪問」蘇北及華北各大城市，並自宣稱，魏氏行前，曾接見蘇北內戰指揮者[illegible]。

蔣介石的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及台灣省主席魏道明，蔣的天主教政客于斌，國民黨特務頭子南京警察局長唐縱，國防部工程處長[illegible]，經濟部長[illegible]（譯音），其使團經濟顧問[illegible]，政部長俞鴻鈞時，對國民黨[illegible]、外匯政策、中央與地方財政稅收、公債發行，皆予詳細「調查」。

壯大主力軍消滅胡宗南！ 陝甘寧各地 共產黨員帶頭參軍

（新華社西北一日電）「壯大主力軍，消滅胡宗南」，陝甘寧各地共產黨員踴躍帶頭參軍。綏德義合區在區長田學華、田治銀名影響下，截止七月十日，已有一百四十名青年參軍。縣青年幹部賀漢德從軍後，經家勸說其外甥劉國柱、劉德見及鄰居十名青年參軍，該十人又各動員一個親友，一次即集合二十名青年湧入主力。一鄉黨員李富兒和二鄉黨員劉明光的參軍，推動了十餘個農民自動報名。子長縣游擊隊員八人，亦在隊長郭義堂率領下，爭先參加正規軍。

賣國賊蔣介石親自主持 通過媚美親日決議案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蔣家小朝廷「國務會議」，在賣國賊蔣介石「親臨主持」下，已於一日正式通過了立即恢復對日貿易、議派代表團赴日的決議案。蔣家中央社為了力圖掩飾這一可恥的勾當，發表了長達千餘字的電文，反覆狡辯蔣政府處理這件事情如何「十分慎重」，[illegible]如何「不可能」，但結果是非但沒有[illegible]，反把去年蔣政府不顧人民反對擅自將[illegible]、煤輸日供日本作工業原料的醜聯，也倒出來了。蔣政府這次接受美帝國主義所提出的立即恢復對日貿易的一意旨，是根據日政府上月擬定之一九四七年「中日貿易計劃」的，這一計劃充分證明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經濟侵略再起及日本反動軍[illegible]的陰險企圖，對此中國實施主義經濟侵略的[illegible]中國工商業者，將是一新的致命打擊。自麥克阿瑟提出立即恢復對日貿易後，蔣政府即積極籌劃，各工商業團體及工商界領袖，[illegible]

長春鐵路南段 蔣軍一班向我投誠

（新華社東北二日電）[illegible]

蔣政府粮食會議決定 向人民勒索軍粮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illegible]

[illegible]

美罷工運動起伏不已

（新華社訊）在杜魯門向國會作經濟報告與參議院所謂「工業和平」之前後，美國罷工運動仍此起彼伏。產聯所屬之汽車工人聯合會，七月三十一日宣佈汽車工人六萬人即將展開罷工，同時福特公司已有二萬餘工人實行罷工。產聯所屬約克西工人聯合會的罷工仍持續中。而其他若干罷工鬥爭，已以工人之勝利而結束。產聯所屬工人工會所屬的萬餘名流動運工人的罷工，已於上月三十一日以局部滿足工人要求而復工；上月二十日開始的三千餘名獨立火車司機工會的罷工，最後以十九條要求滿足十五條而告解決。但在罷工浪潮中，極少數工會「官僚」則暴露了資本代理人的原形，例如美勞聯主席格林，即在杜魯門經濟報告發表後之翌日，聲明「保證充分合作」，以維持美國之生產與所謂「繁榮」。

聯合國安理會接受 討論印尼問題建議

（成功湖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已接受澳大利亞及印度所提關於討論印尼問題之建議，並於上月三十一日列入議程。澳代表哈德威上校在會上發言稱：「印荷軍事衝突，安理會應立即進行研討，我國政府希望能監督雙方立即停止敵對行為。」印度代表斯里紐薩稱：「印荷軍隊應立即恢復其衝突前之位置，因爲我們擔心荷蘭已獲得之勝利，即在討論過程中，可能會給它以完全有利的優勢。」按美英帝國主義勢力阻止印度將印尼問題提交安理會，終因印尼人民堅持而失敗。

紅星報評印尼戰事稱： 荷蘭無力進行持久戰

（塔斯社訊）赫里斯托夫中校於紅星報著論評印尼戰事稱：印尼戰爭已日益擴大，荷蘭以十二萬官兵侵犯印尼。荷軍事技術與裝備之優良遠甚於印尼軍，印尼軍只二十萬人，並缺乏現代化之武器與裝備，但他們對奴役者之仇恨很深，雖只攜帶簡陋武器，亦勇於戰鬥，並得到人民熱烈的支援。目前，由於游擊戰爭的開展，使荷軍不得不感到後方不安。荷蘭從英美接到大規模援助，並正在試圖於短期內擊破印尼人民的抵抗，但印尼軍已頂住了敵軍的進攻，並予以反擊，戰事顯然拖延着。赫里斯托夫結論稱：「印尼人民對荷蘭侵略者的抵抗，正在更有組織化，荷蘭決無能力對千萬印尼人民作持久戰。」

匈牙利開始實行三年計劃

（布達佩斯訊）匈牙利定於八月一日起開始實行三年計劃，此爲該國有史以來首次實行有計劃之生產，匈工聯合會特發起全國熱烈歡迎「和平建設工作之開始」，並號召全體勞動人民「爲勝利完成三年計劃而奮鬥」。在三年計劃實施前，匈牙利復興工作推行順利，因農產品增加，結果最高經濟委員會已下令將麵包配給量，自八月一日起由一百九十公分（一公分約等於三分半）提高至二百九十公分，六月份煤產量已恢復超過一九三八年戰前產量最高年份每月平均產量。

斥意政府忽視對蘇友好 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

（羅馬訊）上月廿九日，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於立憲議會中指斥意政府外交政策的混亂稱：「我們共產黨人覺得今天已經接近了這樣的時機：意大利人民的將來，就要檢查意大利在現時國際問題中所採取的態度。」他指出意政府的外交政策僅某些强國所要求，而忽視了「對蘇友好」的重要性，任何孤立蘇聯及世界進步力量之企圖，只是把世界引向分裂。

阿爾巴尼亞與蘇成立經濟協定

（莫斯科訊）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兼外交部長霍查所率領的阿政府代表團，與蘇政府會談結果，已成立經濟協定。廿七日，雙方發表聯合公報，略稱：「兩國以友好合作之精神，商談兩國間經濟文化關係諸問題，蘇聯政府鑒於阿爾巴尼亞所受德寇侵略之巨大破壞與損失，及其對經濟援助之要求，已決給予阿國以信用貸款，因此將以輕工業裝備及農業機器供應阿國。雙方並會就有關兩國利益之問題，充分交換意見。」霍查係一日已於二十六日離蘇返阿，霍查在莫斯科機場曾發表談話，對蘇聯之幫助表示衷心感謝。

世界民主青聯代表盛讚 蘇對德青年民主教育

（布拉格訊）上月三十一日，美國青年德蒙在國際青年節大會上，代表世界民主青年聯盟所組織的德國青年生活與工作調查委員會，報告訪問德國青年的結果。他說：委員會只在蘇佔領區才能獲得青年生活與工作的詳細材料，而英美佔領區當局，則在「缺乏交通工具」的藉口下，拒絕委員會人員至該區。擁有五千萬會員的世界民主青年聯盟，業已對此提出抗議。他最後並述及德境蘇佔領區之青年情況，並盛讚蘇聯對德國青年所施的民主的教育與改造，並給進步青年獲得工作與自由組織團體的充分機會。

（布拉格訊）國際青年節大會連日舉行各種盛大之游藝節目。上月三十日舉行之游泳比賽中，蘇聯青年游泳家大顯身手，梅四科夫以一分鐘及八點五秒的紀錄，比捷克游泳家一百公尺的紀錄……跳潛水，獲得觀衆一致好評，蘇聯青年節游泳隊並發揮了出色的技能。南斯拉夫的青年游泳隊，亦獲得許多優勝。三十一日舉行籃球賽，並舉行了十風舞。本月一日開始舉行田徑賽，參加者有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地亞、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蘇聯等國的青年歌手、鋼琴家及提琴家。此外，青年節的展覽會中，蘇聯展覽室已正式開幕，有五千多人去參觀。

簡訊

（羅馬訊）（沙訊）波蘭瑞士於七月十日簽訂擴展兩國經濟關係之協定。

副刊

地主惡霸化形記

四盤子土豪劣紳——興縣五區張家灣村大地主郭珍，他父親是有名的地主郭鳳英弟兄三個，都是滿清的舉人、秀才，有錢有勢，吃租放高利貸，幾輩的剝削勞動人民，方圓四十五里以內的村莊，都在他家剝削範圍之內。郭珍本人也是滿清的武秀才，他的剝削方法，比他老子「灰老爺」郭鳳英更厲害。抗戰以前，他養活了五六個狗腿，充當打手，專門替他收租、討賬，催糧。

郭珍於光緒末年的年間，結合本村流氓郭同伯在五甲鎮開了一座商店「永和魁」，很多人被它害的家破人亡了。而他自己的錢，也起了「永和魁」就剝削到土地六百餘畝，單在黑峪一地就剝削下水地七十八畝。

郭珍有兩個兒子，大兒郭登成，陰險狡猾，住過太原中學，曾任閻政權科長教員等職，包攬稅收；二兒郭運元也住過中學，在家經營家務，繼承他的衣鉢，剝削窮苦農民。

土地埋在地底下

抗戰時，還家封建地主已開始收緊他的大號召時，只出了二百元白洋，其餘家裡眼封糧。四三年減租開始，據農民李四說土地四十餘畝，以後，他家就逐年將土地賣出，將得白洋藏在地下，並買入小米餘十石自己消費。他家只租賃了一小部份公樓，至今還拖欠公糧四千餘斤。歸三年，有一次郭運元將財物搬往河西時，曾被民兵扣回過，至去年賣地後他街有田地八十二畝，水地約一畝半，奈何坪地九畝。爲逃避群衆清算，聽到群衆起來要鬥爭清算地主了，郭運元和老婆又逃到河西親戚家去，家裏只留一兒媳和小孩，表面上說沒吃的，實際上仍過着好生活。大兒郭登成，則在興縣大川流竄，還打短工，裝窮混生活。

頑抗、裝死、假討吃

今春工作團去瓦塘後，該村群衆要向他互借小米八石，他便假裝窮，叫群衆……自己脫了衣服躺下，叫他要借穀食和錢，他便……大抗，當時沒有鬧下結果。以後，他還討吃。這次工作團到該村，發動農民解決土地問題時，郭珍便領大裝窮活動，由郭珍兒發動全家討吃，由郭珍兒媳孫雙七人，每日到周圍村莊，掛洋相，但群衆已識破其鬼計，不給東西，他見沒辦法吃不開，又想下一寃計，說他沒吃的，要去跳黃河，在水深一尺的河邊跳下叫「救命」，群衆見他正在洗澡，都不理睬他，他只好沒精打彩的又爬上來。

原形已露，跟踪追擊

以後郭珍見裝鬼出洋相都被群衆識破，就不再去討吃了，每天一早一晚拿上鐝頭、筐子，到村外山梁上裝着「挖苦菜」，一起到他埋下的元寶、白洋，單在他每天去「挖苦菜」的那個山梁，就藏有四個元寶和一部洋銀子。群衆都說：「藏下元寶去討吃，活裝洋蒜。」

這個惡霸地主的一切陰謀詭計，在群衆面前都搞不上了，群衆們都在跟他算賬，要向他作徹底的清算。

× × ×

好上士

一大隊二中隊大伙房上士劉吉士同志，今年已是四十四歲的人了，從上級號召防旱備荒節約生產以來，從沒有閒過一時，他個人種的菜（白菜、青菜）現已變賣一千三百多斤，馬上可吃的尚有五百多斤未計在內，另外還種了二百多苗茄子，苗子長得不錯。此外他還做了不計其數的工作，如親自修豬圈、打掃院子、擔水、做飯、炒菜、殺豬，可說每次都是他，只要他有一點功夫，總有事幹，幹完這件，又幹那件，家裏的完，地裏又幹，地裏回來，家裏又幹，炒菜的炊事班長盧光信同志，病了四天，他炒了四天菜，從沒有向組織上說過什麼人不能用的話。

劉上士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公無私，毫不計較個人得利，如種菜時準備好的菜籽，由團裏起川來個乾，他借了做飯伙房其他同志生產，就說：「他種菜有便宜菜」，並且很幫助別人往地裏送。他的生產獎勵他的錢，要歸他私有，這是毫無問題的，但他買成手巾給伙房同志每人發了一條（共九條），他對我們講：「除完成任務外，按上級規定的生產獎勵辦法（每人應交任務三百斤，其餘歸個人收入）以後還可供大家吸旱煙。」

由於他生產積極，節約抓的緊，伙房同志都說：「這個上士就是好。」全中隊同志也說：「他是咱們的好上士。」隊首長也稱讚他是個好同志，並號召所有幹部戰士向他學習。（陳洙、榮樹森、鄭子文）

非回來住我的房子不行

汪洋

十連二班住在趙太文家裏，他只有一個窰洞，家很窮，稍有兩垧地，二班剛到時，他是有點不高興，因爲他女人要帶着娃娃去鄰家過夜。二班長杜華同志，一進窰見到塵土多厚，屋子又髒，就號召大家一齊動手，把屋子打掃的一乾二淨，趙太文有點喜歡了，說：「我們過年都沒有這樣乾淨過。」杜班長又向他說：「房子少，你如沒處去，咱就在一起住，這屋裏也可以做飯。」這樣他更高興了。過了一天，戰士們了解了他家很貧苦，在兩個下午就給他送了一次柴，担到點燈才回來。並且每天都把他家水缸裝得滿滿的，院子掃的乾淨的，他老婆的看法也變了，每早她作飯前，就給二班燒好洗臉水，收操後二班總有熱水洗臉。

一天，趙太文的老婆肚子痛，在炕上翻了半天，因她已懷胎八九個月了，恐怕生娃娃，太文要向杜班長說：「我老婆恐怕是生娃娃，最好你們另找個房子，如不生娃你們再回來。」第二天二班馬上就搬了家，第二天她老婆好了，不是生娃，太文就叫搬回去，二班因爲另有了房子了，沒搬回。太文開太文道：「你家的隊伍爲什麼搬走呀？」隨時趙太文很感覺慚愧，老婆沒生娃，叫二班搬走了，於是馬上去找二班長，非叫他班搬回他家不行。杜班長給他解釋：「我們有房子了，知道你是好心，我們領了。」同時二班仍然每天去給他家擔水，幫助他家掃院，太文還三番五次去找二班長叫他們搬回去，最後二班長說：「你們雖然知道了我的心，但村裏的人不知道的，會說我太文不對了，非搬回不行，我老婆生娃娃叫你們住在別人家裏，我生娃，叫你們再不搬家。」連長答應他向村裏去說明，才搬回去。